



822  
8414

# 目錄

超等射手斯邁亦可夫.....依尤爾斯基（一）

主攻方向.....葛洛斯基（一九）

勇敢的人們.....A ● 托爾斯泰（三一）

旗.....卡達耶夫（四一）

瑪卡爾·列瓦.....L ● 斯米良斯基（四九）

965

3886

# 超等射手斯莫連赤可夫

一

集體農莊倉庫後邊有一道凹地。暖春的雪水流到這裏形成了一條銀色小溪。溪水沿着凹地蜿蜒流去，流過一塊巨大的花崗石，瀑布似的傾瀉到一條小河裏去了。兩岸都是廣闊碧綠的草地。青草又嫩又高，一股清香氣味。老牧人奧里斯每天早晨在那裏，吹着自製的笛子，凝神沉思地望着清晨那微紅而碧藍的天空。鳥兒一聽到他的笛聲竟停止了歌唱。他時而吹着快樂的歌曲，時而又吹起嬌媚的悲調。一個十三三歲頭髮淡黃的牧童坐在老牧人跟前，默然靜聽，一直聽到這位爺爺吹完，把笛子裝進衣袋中為止。然後就照例的談起話來了。

「爺爺，你看見過莫斯科麼？」

「不錯，我看見過。莫斯科是很大的。」

「比莫吉列沃還大些麼？」小孩帶着不相信的神氣問。

「哦，當然要大得多！比十五個莫吉列沃還要大哩。」

「莫斯科什麼樣子呢？」

奧里斯爺爺把莫斯科的故事重新說給他聽。小孩默然坐着，聽得心醉神往。



「你在想什麼？」

「什麼也沒想，爺爺：在莫斯科一定是很好的。哦，那裏有那樣大的工廠！在莫吉列沃也蓋一個這樣大的工廠就好了。爺爺，我想，要蓋一個這大的工廠，什麼都會做：拖拉機，各樣機器，大砲，步槍，也會做針，一切東西都會做！只是恐怕在莫吉列沃找不到蓋這樣大工廠的地方。」

「哦，還怕沒有地方麼！別洛露西亞大得很，從這邊走到那邊要走很多日子哩。」

「有多麼大？比莫斯科還大麼？」

爺爺沉思起來，沒有作聲。這或者他不願意打破他所說出的廣大莫斯科底模樣，或者他恐怕經他這一比擬而把別洛露西亞不是比大就是比小了，於是他就沒有回答小孩的問題。

太陽升高了，露水漸漸晒乾了，天氣漸漸燥熱起來。爺爺站起身來，走進蔭涼的小樹林中去了。小孩依然躺在原地。他仰望着天空，默想着那種甚至在莫吉列沃城中都找不到地方可以放得下的巨型大工廠。經過一點鐘左右，忽然聽見灰色捲毛狗驚叫起來。牠沿着草地跑來跑去，把羊羣趕攏到一塊。牧童猛然跳起身來向林邊一看，只見一隻灰色的瘦狼夾着尾巴，兩目炯炯，其勢兇兇向着一隻落羣的綿羊撲來。牧童在剎那間嚇得心中亂跳，然後又壯起了胆量。他跑到爺爺跟前，拿起獵槍，就向前飛跑，去打那個狼。爺爺跑在後邊，追不上他，一面跑一面抽得長鞭子兵兵的響。捲毛狗跑在前面，狂吠之聲震遍了田野。惡狼龇牙瞪眼，準備拚命撕殺。但是，此刻牧童放了一槍，只聽叫了三聲。惡狼倒地，躺下不動了。爺爺對着狼看了半天，然後就摸着小孩底淡黃頭髮說道：

「費沃多西，你的眼力真好。你定會成一個很……好……的獵人，」——爺爺拖長聲音特別表示他的興奮心情。

牧童羞怯的微微一笑。他不是第一次才放槍。幼年的費沃多西往往同他父親阿爾特莫·斯莫連亦可夫出外打獵。

他們每逢大雪初降，就到森林中去打獵，整天在森林中東走西奔，而到夜晚就宿在森林中去打獵，天剛一亮，又去尋蹤追跡，獵取野獸，他往往引起父親的驚奇。他看得很遠，動作謹慎，從不空放子彈。每逢打獵順利，父親總是誇獎兒子的功勞。

光陰二月一月的渡過了，到夏天，費沃多西就去收羊，他與這位通曉天下事的老牧人的友愛關係日益親密了。他最愛聽老牧人說故事。到冬天，費沃多西就入學讀書，每逢星期日便同父親出外打獵。他走遍了附近各地。留戀了森林、田野，甚至連那些發臭的窪地，他都喜歡。他除了莫吉列沃城之外，雖然還沒看見過別的地方，但是他却誠心誠意地喜愛離城遙遠的一切地方，整個國家。

有一次，費沃多西聽見爺爺吹着悲哀的調子，便問道：

「爺爺爲什麼你吹得這麼悲哀呢？莫非你不快活麼？你在世界上該看見過多少東西啊！」

爺爺撫抱着他，說道：

「費沃多西，你還小哩，那兒懂得。我一吹悲調，就像做夢一樣想起了過去的生活。使我悲傷的，就是當我像你這樣歲數的時候，我是沒有享過快樂的，現在老了，才享到真正的幸福。爺爺說完後，又拿起笛子吹了一會。」

當年開春很早，天氣暖和。費沃多西已經獨立牧牛羊了，他牧的牛羊約有四百隻。集體農民們都很滿意他的工作。牛羊都吃得很飽，按時飲水，不受一點委屈。但是費沃多西仍和從前一樣，愛和爺爺坐在一塊閒長閒短，把自己的心思告訴他。

「爺爺，若是我經過莫斯科去，你看好不好呢？我到那裏去學蓋工廠，學會了回來，也蓋一座像莫斯科城裏那樣大的工廠。」

爺爺微微一笑。他早已知道費沃多西總想着建築一個造大機器和縫衣針以及其他一切東西的大工廠的心情。

「你的心思很好，你既然打好了主意，就要去作。去向你父親要求，他若不答應你，你也不要放鬆。」

費沃多西熱烈的幻想着將來的美滿生活。他儼然成了一個大建築家，——這是他向來所未懷疑過的，從小就相信自己的力量，——站在建築架上用磚塊牆。眼看着成十，成百，成千的磚塊砌成了高聳入雲的牆壁。而後把機器運來，工廠就忙碌着工作。一批一批的拖拉機、汽車等從工廠門裏開出去。

一個寂靜和煦的春天，他背着行囊沿着村外的大路走去。前面是一片別洛露西亞祖國底田野，遙遠的天際有一片碧綠的松林，蜿蜒曲折蔓延到鄰村。費沃多西很想找到城裏去找到他還未經過的面當然是非常新穎的生活，不過他總覺得有些難過，這是離開家鄉出外時人之常情。

## 二

在一個十七歲的青年看來任何一個城市都會覺得美麗雅觀。列寧格勒城當然是更加

美麗的。斯莫連赤可夫所最驚奇的，就是那些壯麗的樓房。這些銀灰色的鋼鐵樓房，就像一個鑄成的整體，永久不會壞的，很難想到這些樓房也像費沃多西兒童時代所看見的集體農莊蓋馬廄一樣，是用一石一磚所砌成的。

費沃多西每天夜間還是和從前一樣，幻想着到家鄉去建築着莫大的樓房，而在莫吉列沃城則建築一座巨大工廠。他進到工藝學校學習，不久就在國際大街上開始了建築樓房的工作。老磚瓦匠教他學手藝，而這位能幹的青年很快就精通了本行手藝的秘訣了。經過一年，斯莫連赤可夫就帶着粗布的圍裙，捲起袖口，站在建築架上工作起來。他已成了熟練的磚瓦匠，成了本行的匠師。在很高的地方向下看，只見像玩具般的電車飛馳着，像螞蟻般的人們在街上往來不斷，像甲蟲般的汽車飛馳過去。費沃多西往下望望，就覺得非常興奮。他站在城市上邊好像勝利者一般。建築工程已告完竣：這是他親手築成的真正的樓房，也如同列寧格勒城中其他樓房一樣巨大、堅固和完整。

現在他又想起來了，想起學習的問題了。斯莫連赤可夫準備到秋天進建築學校去學習。

戰爭破壞了斯莫連赤可夫的整個計劃。當他聽到了莫洛托夫的講演，看見戰士們一隊一隊唱着歌曲開赴前線的情形，他就想與他們一齊去勇敢殺敵，讓得勝利。

……爲祖國而戰，爲斯大林而戰……

這個歌聲傳遍全城，紅軍戰士們唱着這個歌，站在播音機跟前聽最後消息的人羣也唱着這個歌。

斯莫連赤可夫到了軍事委員會，結果大失所望。

「你還年輕，不要着急，」軍事委員會的長官笑道。  
「任憑你怎麼的要求。也是無濟於事。」

七月初旬，城裏開始了編制人民志願軍，而斯莫連亦可夫也未能馬上投到那裏去。因為建築公司不解放他的工作。最後，他才加入了志願軍。他同其他的青年一樣，也是幻想着驚人的斯殺和驃騎搏鬥的情形，幻想着肉搏戰鬥和可歌可頌的英勇事跡。然而生活總是不憫惜人們的幻想的。起初，斯莫連亦可夫被派到廚房中當值日，因為他偶然表現了作飯的本領，於是長官就派他當廚子。戰士們向斯莫連亦可夫開玩笑說道：

「米飯真好吃！一看就知道是有三十年經驗的老廚師做的。」

斯莫連亦可夫聽了一言不發，只是心裏在詛咒可恨的米飯，可是他向來無論作任何事情都要作好，於是次日煮的米飯更加好吃了。他想到他在軍隊中的運氣真不好，但又堅決相信，總會有出頭的日子。

### 三

晝長夜短的時日快完了。人民志願軍這一團人出發開赴前線。斯莫連亦可夫坐在兩輪的行軍爐灶車上，震得身子亂晃，羨慕的望着戰士們。可是又自己安慰自己，想着早晚總有一天，他也會持槍陣殺敵的，到那時人們就會知道，他是如何英勇的戰士，再不會派他當伙頭軍了。

戰士們沿着列寧格勒省底村鎮走了整天。沿途遇見集體農莊的牛羊絡繹不斷的趕過去。集體農民們默然垂頭走着。斯莫連亦可夫看見了農民們嚴肅的怒容。他深知，他們拋家離業的痛苦，在他們的沉默神色中所含蓄的苦衷。誓必為這些人復仇，為祖國

的領士遭受破壞復仇，這種熱情就在他的心中沸騰起來了。

第三天該團就參加作戰了。空中充滿了烟氣和火藥氣味。大砲的轟鳴，坦克的響聲，機關槍的噠噠聲，開始震聳了斯莫連亦可夫。但不久，他就感覺到，再不能在廚房中坐下去了。他爬過一塊岩地，爬到森林中，不讓暴露自己，很小心的到陣地前線去了。他從樹叢後邊看見一些被擊毀的坦克，倒下的松樹，和很深的彈坑。有些傷兵躺在地上，鮮血染紅了芳香的綠草。斯莫連亦可夫聽見身後有人叫他：——小弟弟給點水喝吧，我快死了……

斯莫連亦可夫爬到受傷者的跟前。這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工人，他的胸膛被開花子彈穿透了，他已奄奄待斃，但他那碧晶晶的眼睛滿是希望的望着斯莫連亦可夫，又望着炎熱的七月天空。

斯莫連亦可夫給了他一點水喝。

——哦，小弟弟，我快死了。你若有力氣，就去復仇吧……用你的心血，用子彈，用刺刀，炸彈去復仇吧。他們毀滅你的青春，去復仇吧。

他在斯莫連亦可夫的胳膊上斷了氣。他的話像火一般長久地燒着斯莫連亦可夫的心靈，他的聲音如響鈴一樣響動着斯莫連亦可夫的耳鼓。

晚上，斯莫連亦可夫見了政治委員說道：

「營大師傅老年人也可以，我應該去打仗。請你准許我拿着槍到前線上去……」  
政治委員費了很久的工夫向斯莫連亦可夫證明說，大師傅也是戰士，但是任何理由都無濟於事。斯莫連亦可夫終於達到了目的。

一個悶熱而明朗的夜間，他第一次出發到敵人後方去。他非常小心的前進，有時候幾乎不敢呼吸。他最害怕的是出錯，不能執行任務。他奉命去偵探敵人的火力點位置。他查明了一切需要的事情，但在歸途中，却忍不住氣了，遂拿起手榴彈就向敵人的機關槍巢擲去。他只覺一種從來未有的快樂充滿了他的心靈。這種快樂是由於他炸死了法西斯蒂所引起的，他歡喜得幾乎要喊出聲來，但是驚惶的法西斯蒂亂放起槍來了。斯莫連亦可夫臥下，不敢稍動。他不敢呼吸等着敵人這一陣瘋狂射擊過去。大約過了十幾分鐘，槍聲停止了。斯莫連亦可夫趁着黑夜，平安回到長官的地窖裏了。

正是德國進攻的嚴重時日，法西斯蒂踐踏我國的領土，焚燒鄉村和城市，屠殺和平居民。有一次斯莫連亦可夫到普希金城去偵探，他看見在門口絞死了五個青年。德寇絞死他們的原因，是因為在他們胸前搜出了銀灰色的少共證書。各街上都有殘缺不全的婦女和兒童的屍首。

斯莫連亦可夫所服務的部隊在這些時日內，擋住了敵人衆多之逼攻，而司令部又決定轉守爲攻。在開始進攻之前，指揮官首先就要查明敵人的力量及其武裝。於是就決定派斯莫連亦可夫去作偵察。斯莫連亦可夫此時剛剛看完家信。父親在信中敘述了德寇在別洛露西亞的野蠻行爲，敘述了轟炸莫吉列沃城的慘狀，並寫道：他——斯莫連亦可夫。阿爾特莫日內就要去加入游擊隊。此時斯莫連亦可夫又爲他父親擔憂，又仇恨敵人，心中非常苦惱，他奉命之後，馬上就準備出發。

斯莫連亦可夫化裝有牧童，拿着一個麵包和一條長鞭子就逕直穿過了戰線。他自己跑到法西斯蒂那裏淚汪汪的說道，似乎集體農民把所有牛羊都趕走了，因爲他沒有錢。

個去，就被打得一個半死不活。法西斯蒂奪去了偵察員的麵包，並把他到波爾什維克那裏去走一遭，偵察他們的情形。斯莫連亦可夫滿口應承了。但他要求在通過戰線之前，回到鄰村的家中去看看。也就放他去了。斯莫連亦可夫經過了敵軍的整個防線，他查明在什麼地方佈置有砲兵和迫擊砲手，在什麼地方埋伏着自動槍手和機關槍手。他很好地記住了坦克和摩托車底出發陣地。

夜間他轉回了本隊，並協同全體戰士前去衝鋒。因為確切知道敵情，所以逼攻就非常激烈勇猛。法西斯蒂遇到這次意外的逼攻，拋棄了許多武器和幾百死傷人員，慌忙竄入森林中去了。斯莫連亦可夫是先入鎮地的一個。他想打死那個奪去他麵包的軍官，但是這個匪徒早逃走了。

黎明時分，戰鬥停止了，斯莫連亦可夫躺下休息，但不能入睡。他想起了家鄉，想起了父親，想起了老牧人，輾轉不安。他覺得，自己的見識一天一天增長，為人一天一天莊嚴了。對於建築學校的幻想，對於國際大街建築銀灰色樓房的自豪心——所有這一切都早已置之高閣。現在這似乎已成細節而不要緊的事情了。他很可惜，他已經改變了，就是想來挽留這種幼年兒童時代的幻想，但顯然這已是不可能了。他對於個人的命運業已漠不關心了。『打完了仗再說吧』——他這樣安慰着自己。

光陰一天一天的渡過了。斯莫連亦可夫渴望着從別洛格西亞來的消息，可是，以後再沒有接到一點消息。法西斯蒂的鐵蹄踐踏了他生長成人的故鄉，侮辱了他起居，幻想勞作的家園。

烏雲縹緲掩蔽着天空。霪雨霏霏濕透了道路。一陣的冷風吹得樹林亂響。夜間降了一陣濕漉漉的細雪，但到早晨又溶化了。在雲霧繚繞的天空中很少發現飛機，但是不斷的吼叫聲總不止息，敵人已逼到列寧格勒城下了。重砲彈紛紛落到城中的街衢上。

深秋後的一天，斯莫連亦可夫從司令部轉回自己的地窖。他看見國際大街上他所建築的那座樓已變成廢墟了。他繼續前行，由他身旁拾過去一個受傷的老人，有一個約十六歲的姑娘在後邊一步一步地慢慢跟着走。他們是堅毅勇敢的彼得堡人，在被圍困的危急關頭，也未停止過工作。敵人的彈片把他們炸傷了。

斯莫連亦可夫來到了地窖裏，坐在舖上，思索了一會。他想了一個計謀。但他素來是不愛將自己還未思考到的主意告訴別人的。同志們也都知道，在這樣的時候，是不便同他談話的。

清早，他去見政治委員，說道：

「政治委員同志，請准許我去獵擊敵人吧。我打槍並不壞，耐性也不小。我決不容放一粒子彈。」

政治委員並沒有馬上同意。他雖知道，斯莫連亦可夫還在八月間就已學過超等射擊手槍，知道他打槍的準頭和銳利的眼光。但是一個超等射手除了這些長處以外，還應有堅忍耐苦的精神。政治委員對斯莫連亦可夫的這些品質還不確信。斯莫連亦可夫還太年輕。但是政治委員緘默了半天，終於說道：

「斯莫連亦可夫，你要知道超等射手的事情是非常細緻的。你是我們部隊中去獵擊敵人的第一人，要好好看清楚。要有鋼鐵般的意志和堅強的忍耐性……總之，去試試

吧。」

斯莫連赤可夫仔細準備了第一次獵擊敵人的工作。他預先選好了地點，把槍檢查了幾次，在日出之前，就協同一位紅軍戰士壽石金出發到火線上去了。愁人的秋雨霏霏的下着。狂風拚命的吹着，吹得雨絲亂旋，紛紛的雨點打在臉上和手上，凜冽透骨。斯莫連赤可夫臥着等了一整天，但沒有看見一個德寇探頭。真倒霉，初次出馬就不得手。大概同志們是會譏笑，政治委員再也不會讓他來獵擊敵人了。他悶悶不樂的回去了。

但是一切事都和他所設想的相反。無論是同志們，無論是政治委員都沒有責備他這次的失利。政治委員甚至笑嘻嘻的對他說道：

「你不要敗興，萬事開頭難。」

斯莫連赤可夫心神不安的睡了幾點鐘以後，就叫起了他的同伴，又到火線上去了。天剛放亮，斯莫連赤可夫就看見一隊法西斯兵士從掩蔽部出來往塹壕裏走去。壽石金喜歡得幾乎叫出聲來。斯莫連赤可夫擺擺手不叫他喊。超等射手和德國兵士間相離不到二百五十米遠。斯莫連赤可夫瞄準了，鎮靜地把機槍一扳。

砰的一聲，震破了早晨的沉靜。槍聲一響，只聽有人短促的喊了一聲，只見一個德寇兩手一伸，直挺挺的倒在地下。別的兵士就一哄而散了。

「有了一頭！」斯莫連赤可夫抖一抖肩膀說道。

「葬送了一個！」壽石金這樣答道。

這是開張大吉。還有整整的一天，滿可以打死很多的法西斯帶。主要的是不要放棄槍以免暴露自己，一開槍就要打中。這就是斯莫連赤可夫從他當超等射手的第一分鐘起

所遵循的規則。

又等了不久。又有一小隊德寇出現了。灰色的短軍衣在掩蔽部後面閃耀了一下，他們彎着身子向那一個被打死的兵士跟前走去。又聽見一聲槍聲響，只見走在前邊的一個軍士，甚至沒有做聲，就倒在濕地上，嘴啃着泥土。另外一個兵士急忙向他奔去，但他剛走了三四步，就像是一個大鏗頭把他打倒了一樣，也躺不動了。

「開頭就打死了三個，這並不算壞吧！」斯莫連赤可夫很鄭重的說道。  
兩個獵人等到天黑才轉回去了。

他們勝利的消息霎時就傳遍了各個地窖。這天晚上，在全部隊中都談論斯莫連赤可夫底勝利。他這個模範英雄引起大家都來做。已有幾個戰士竟圍繞着政治委員，請求去獵擊敵人，而斯莫連赤可夫並不害怕這些競爭者，他願意有成百上千的戰士都去打死法西斯蒂，讓法西斯蒂野獸底屍體蓋滿我們整個被蹂躪的土地，好把土地養肥而使花草繁榮起來。

斯莫連赤可夫這一夜也未能成眠。而今天他是因歡樂過度而睡不着覺。現在他想着，要壯起胆量來，去向青年團組長說：「我已打死了三個法西斯蒂，我還要打死他們幾百人，並且在實際上來證明，我有資格加入青年團。」他拿定了主意，明天就呈遞加入青年團的請求書，這才睡着了。

地窖中燃着昏暗不明的煤油燈。值日兵的影子搖搖晃晃的映顯在牆壁上。秋風颯着小火爐子的烟筒嗚嗚地叫。斯莫連赤可夫爬起來叫醒了壽石金，他倆趁着黑暗爬往前線去了。超等射手又在自己的小戰壕裏伏到天晚，但並沒感到絲毫疲倦。這天他創下了新

紀錄。他又打死了十一個法西斯蒂。夜間，他呈遞了請求書，請求加入青年團。他領得了青年團證。現在，他懂得，他對自己的行動更加倍負責了，只有卓著戰功才能爭得權利來向青年團組織說：我沒辜負了你們對我的信任。

準確的獵取敵人成了斯莫連赤可夫底軍事專長了。每天不等天亮他就往火線去，一直到晚上才轉回來。在地窰裏，同志们見他回來都很歡迎，不斷的問長問短。戰士們都很驚奇這位誠實少年底鎮靜態度和精確的準頭。

斯莫連赤可夫的經驗日益豐富起來，時時刻刻都看到新情形而學會了殲敵的新方法。他學會了越來越近地向德寇的戰壕爬去，有時竟爬到離他們很近的地方，用手榴彈消滅整批的法西斯蒂。當那些留下性命的來企圖尋找敵人時，他却早已爬到預先找好的後備陣地去了，並從那裏先後將那些驚惶失措的「福利茨」一個一個都打死。

深秋的一日，天朗氣清，空中無一點浮雲，這位超等射手聽見砲彈聲從頭上掠過。這是轟擊列寧格勒的砲彈。於是破壞的樓房，抬着的老漢和受傷流血的小姑娘又重新映顯於他的眼前了。斯莫連赤可夫就想奮起前去迎擊敵人，用刺刀刺，用槍托打，用牙咬來消滅……真是怒火騰騰五內迸發。可是，因為他已有了鎖定的修養，所以沒有稍動，仍然窺伺着兩條腿的野獸。

天空裏出現了德國的轟炸機，沉重的響聲震破了天空的寂靜。它們是去轟炸列寧格勒的。只見從地窰中鑽出了一些「卡爾」和「愛力哈」，「福利茨」和「干斯」。他們中間有一個上尉鼓掌歡送空中的惡鳥。

「喂，王八蛋，現在就叫你更歡樂去吧！」

斯莫連亦可夫瞄準了，瞬息之間，那個歡樂的上尉就永不出氣了。

## 五

時光如流水般的渡過。斯莫連亦可夫已打死了五十餘名德寇。他的戰友壽石金已經獨立出外獵擊敵人了，而他的新弟子季波羅夫也很快的學會了超等射手的全部秘訣。斯莫連亦可夫底光榮日益增長起來。部隊中出現了幾十個他的學生。他仍然不分晝夜，不願辛苦，天天出外獵擊敵人。他向來不愛自誇，總是羞怯地微笑：

「並沒有大的秘訣，主要的就是忍耐力。看見德國人不要害怕，到了火線上，就決不放空槍。一開槍，就一定要打中。每天都要選擇新的陣地，並要找到後備陣地，好改換陣地。還有一件要緊的就是要選擇好的陣地，不教一個『干斯』猜到超等射手碰的地方。我說過了，沒有什麼秘訣。還要學會叫德國人上圈套。譬如說，當我看見一隊『干斯』時，決不把頭一個打死，只把他打傷就行了，等着他的朋友去救他時，我就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都打死。」

由許多時日的經驗中所得出的這些簡明指示，戰士們是當作指令來聽從的。關於超等射手教師斯莫連亦可夫的議論，不僅在本隊中常常聽見，而且也傳到整個戰線上去了。德寇爲獲得不可捉摸的超等射手底首級，曾懸重賞。法西斯蒂每次都派十幾個人專門來追尋他。斯莫連亦可夫知道這種情形，但是，敵人愈是追尋他，他就愈厲害的槍殺敵人。

有一次，斯莫連亦可夫透過了德寇防地的鐵絲網，窺伺着一組德寇。他一連射倒了四個，而沒空費一顆子彈。地窖內的『干斯』們聽見槍響驚慌地跑了出來。斯莫連亦可夫

卽照準一羣「福利茨」擲去了兩顆手榴彈，看起來，今天的戰鬥就可以完結了。可是，忽聽到左方發起了迫擊砲聲，右方發出了機關槍聲，正面又發出了自動槍聲，兩排多人上來向斯莫連亦可夫猛攻。但是就在這一關頭，斯莫連亦可夫也依然保持鎮靜。他時而伏到彈窩裏，時而又隱蔽於樹叢中，不斷的改換陣地射擊，一槍一個，彈不虛發，使敵人看來，好像同其撕殺的是一大隊人。他剛移到一個新陣地，而舊的陣地就被砲彈炸壞了，彈殼一片一片的飛向空中。斯莫連亦可夫的戰友季波羅夫也防傲着自己的教師，很鎮靜的射殺敵人，並計算着消滅了德寇數目。法西斯蒂雖遭到了損失，而持久的追擊這兩個勇士。力量懸殊的決鬥繼續了幾個鐘頭。兩位超等射手英勇地支持住了這場決鬥。一直到晚上，黑暗籠罩了大地，斯莫連亦可夫才回隊了。隊裏的人們早已知道了所發生的事件。大家都來與斯莫連亦可夫握手，慶賀他，請他敘說戰鬥的經過，而他却羞怯得面紅耳赤地答道：

「叫季波羅夫說罷……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們爲什麼都這樣稀奇呢？……」  
德寇百般使用詭計，要暴露這位不可捉摸的超等射手，不是佈置假人，就是故意開槍，或是裝出不知斯莫連亦可夫來了的樣子，可是却佈置好了自己的超等射手。

斯莫連亦可夫每遇到這種情形，就向自己的戰友——現在已不是季波羅夫，而是斯多連羅夫——微笑道：

「哦，小弟弟，我們是不容易上當的，我們本是計謀多端的老手……」  
於是，斯莫連亦可夫就極力忍耐地等待着。

大雪掩沒了田野，樹枝上積着一層輕鬆的厚雪。槍聲一響就震得雪花亂飛，冰涼的雪粒落到隱藏在樹下的戰士們底領子裏。斯莫連赤可夫仍然走到他選定的地段去獵獲法西斯蒂。有一天早晨，有些戰士穿着白色掩蔽衣從他身旁走過。

「同志們，往那裏去？」斯莫連赤可夫問道。

「去驅逐高地上的德寇。」

「很好！去吧，我也去幫助你們。」

斯莫連赤可夫稍微往右方爬了一下，就看見我們一連戰士從凹地上走出來了。他們準備去襲擊敵人的戰壕。斯莫連赤可夫就爬到了側翼上去。開火了，我軍就前去撕殺。此刻斯莫連赤可夫看見離他不遠有一個戰士用一隻手射擊。斯莫連赤可夫爬到他的跟前問道：

「你的那隻手不好使用嗎？」

「被王八蛋的開花子彈打壞了。」

「唉，朋友，等一會看，我馬上就把他的頭顱打碎。」

斯莫連赤可夫爬到前面去了。只見在一個雪堆後面隱藏着一個自動槍手，用開花子彈射擊。斯莫連赤可夫聚精會神的窺伺着，德寇剛一探頭，他就照頭打去一顆子彈。

「請吃吧……」

經過了五分鐘左右，那連紅軍兵士開始衝鋒了。德國兵也迎上前來。斯莫連赤可夫伏於右翼，用心專打敵人的軍官，雖然他們穿着兵士的大衣，但他按他們的外表和行動，馬上就看出他們是軍官了，他感不虛發，一槍一個，在這次戰鬥中，敵人的很多軍官

管都未得生還。

……一九四二年到來了。斯莫連亦可夫作了個總結，他共打死了一百餘名法西斯蒂。但是這並不是主要的。他更加歡喜快樂的，是因為他的弟子有了成績。現在他有了很多徒弟，並且每人都打死過二十五到三十五個法西斯蒂。人們在各種會議上都讚揚他們，做詩來歌頌他們，在各個報紙上都登載着他們的像片。可是斯莫連亦可夫並不以此自足，他想再培養出成百成千的獵敵超等射手。於是他就用素有的精神，堅決不移的去實現自己的願望。

斯莫連亦可夫來到了地窖裏。飯鍋裏開水沸騰，小火爐中的木柴熊熊地燃着。戰士們把斯莫連亦可夫圍繞在當中，現在他自己來向大家講述超等射手的藝術了，他每次都能吸收一批新的學徒。斯莫連亦可夫親自檢查他們的槍支，成天同他們在一塊坐在陣地上教導他們怎樣去識破敵人的種種詭計。過了幾天，新的徒弟也打中了敵人，就來感謝斯莫連亦可夫的科學手藝。

斯莫連亦可夫讓學成的徒弟獨立去獵擊敵人，自己又來教新的徒弟，一直教到學會超等射手的。一切秘訣為止。

斯莫連亦可夫的學校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這個時候就有五千多德寇都在年輕超等射手底徒弟們的槍彈下喪了性命。這個學校的名譽日益普遍起來了。無論在前線也好，無論在列寧格勒也好，提起斯莫連亦可夫的名子來，沒有人不曉得的。鐵路工作人員，浦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勇敢無畏的列寧格勒的婦女都給他寄來了禮物和賀信。可是他只是重複說：

「我真不懂得！我作了些什麼大的事情？不錯，飛機師真是英雄，而我有什麼特別呢？……」

他說的是老實話，一點也不謙虛。他認為與敵人撕殺是不能惜力氣的，他不過為祖國而忠誠執行了自己的天職罷了。但是衆人對他的愛戴尊敬，並未使他頭昏，反而使他更下決心去建立新的勳功來報答人民對他的信任和愛戴。

當斯莫連赤可夫最後一次出外獵襲敵人時，天氣嚴寒，此時他共打死了一百二十一個法西斯蒂。他在一個深彈窩裏伏了很久，窺伺着法西斯蒂。手指都凍僵了，兩腮凍得像針刺了一般，眼睛凍得像刀子割的一般。天色接近正午，他看見一隊德寇沿着戰壕向着地窖裏移動。誰也不知道斯莫連赤可夫在自己生命最後幾分鐘內所想的是什麼。也許他在回憶集體農莊的牛羊羣和別洛露西亞的森林，也許他在回憶列寧格拉城，誰也不得而知……他緊緊的把槍一舉，在空中發出了槍聲，一個德寇應聲倒在雪地上了。接着又響了兩槍，只見又有兩個法西斯蒂彼此相離幾步遠也倒在地上了。寒冷的靜空中又響了一槍，第一百二十五個法西斯蒂又在超等射手底子彈下送了命。

此刻是十一點零一分鐘，又經過了一分鐘，法西斯超等射手的槍彈穿透了斯莫連赤可夫的腦子，他手中的槍掉落了。但是立刻就發出二十五槍來回答德寇這一槍。這是在這個地段上斯莫連赤可夫學徒們爲他報仇，從各方陣地上發出的槍聲。於是又有二十五個德寇喪了性命。

斯莫連赤可夫所用的一三九一四號槍由他的最好的朋友和徒弟，青年團員斯多連羅夫上士繼承了。

★  
★  
★  
★  
他年方一十九歲。他的生活剛才開始。他並沒有顧惜自己的生命。他爲國捐軀了，真不愧爲愛國英雄。

在斯莫連亦可夫的靈柩前站着他的門生：壽石金，彼魯班，依萬諾夫，沃爾可夫，季波羅夫，魯可夫斯基，哈也卓夫，斯多連羅夫，各位英勇威嚴的將軍和政治委員們，靜默地站在他的頭前護靈。一營一營的戰士都到靈前追悼，並宣誓爲自己的親愛朋友復仇。太陽也好似同他們一起宣誓，要用自己的火燒死法西斯敗類；風也在宣誓，要把這些敗類的骨灰吹散；大地也在宣誓；要把野獸的遺骸腐蝕到地裏去，天也在宣誓，要用閃電擊碎他們的腦袋。

戰士們在這位英雄的墓前，作了一首頌歌以示追悼。全戰線上都唱着這個歌，作爲復仇的偉大宣誓。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曾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頒佈的指令中授予斯莫連亦可夫以蘇聯英雄的稱號。

## 主★攻★方★向

葛洛斯基

夜間，顧爾傑夫上校所率領的西伯利亞師各團佈置在防線上了。工廠底狀貌本來常是嚴肅的，可是世界上總難找到比這師人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這一天的早上所看見的情景更嚴肅些的。巨大而黑暗的工作間，潮濕發光的鐵軌有些地方已經生鏽了，被打壞了的火車貨箱堆擠一塊，在大得像廣場一般的工廠院子裏有無數鋼管堆聚成山，紅色的鐵滓和煤渣堆積成阜，大得驚人的工廠煙囪上被德軍砲彈穿了許多大孔。在柏油坪上有幾個被飛機投彈炸成的黑色窟窿，到處躺着炸得像細薄布片一般的鋼片。

這師部隊奉命佈置在這個工廠前面。背靠着又冷又黑的伏爾加河。兩團人防守工廠，第三團防守工廠村莊到伏爾加河邊的窪地。團裏的官兵們把它叫做『死窪』。是的，背後就是又冷又黑的伏爾加河，背後就是俄羅斯底命運，這師部隊必須在這裏死守不退。

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時分配在兩條戰線上的力量，在去年只是用來壓壓俄羅斯一國長至三千公里戰線的力量，而在今年夏季，今年秋天，就像一隻沉重的鐵錘單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底頭上打來。而且在這裏，在斯大林格勒，德國人又把進攻的壓力集中於一點。他們將在城市南部和中部戰區的攻勢穩定下來，而把無數的迫擊砲

隊，成年的大砲，飛機聯隊底火力都用來攻擊城市北部的戰區，攻擊這個聳立在工業區中心的工廠。德國人以爲人的血肉身軀，決不能支持住這樣的擊戰，宇宙間決沒有這樣的心臟，決沒有這樣的神經，能地在這種地爲之動，天爲之搖，鋼鐵爲之轟鳴的砲火地獄裏而不碎裂的。在這裏集中了德國帝國主義兵工廠所製造的一切殺人利器——超等重坦克和裝有放火器的坦克，六箇迫擊砲，施放榴散彈、爆炸彈、裝有汽笛在天空中嗚嗚叫着的俯擊轟炸機。在這裏，給自動槍手發開花彈，大砲和迫擊砲使用燒夷彈。在這裏，集合了德軍的各種大砲，從小口徑自動的攻坦克砲直至起沉重的遠射砲止。在這裏，晝夜都明亮，因爲被焚房屋的熊熊火光和放射的火箭沒有一刻停息。在這裏，晝夜都昏暗，因爲被焚建築物的煙影和德軍所放的煙幕，真是遮天蔽日。在這裏，轟隆的聲音，溶成了緊密的一片，好像大地和天空都在轟隆不已，而瞬間間的沉寂，反使人覺得比激戰的轟隆聲還可怕些，還兇惡些。如果全世界都傾服俄羅斯軍隊底英勇精神，如果全俄軍隊都讚嘆斯大林格勒的防衛者，那末，在這裏，在斯大林格勒本地，戰士們都帶着敬仰的神情說道：

「我們能算什麼！防守工廠的人們這才是哩！」

「主攻方向」，這幾個字對於軍人是赫赫可怕的。在戰爭中再沒有更可怕的字眼了，而在這個陰鬱的秋天早晨，派去佈置工廠一帶防務的，正是顧爾傑夫上校所率領的西伯利亞師，當然不是偶然的。西伯利亞人，身強力壯，性格嚴肅，習於寒冷和艱苦，賦性沉默，喜愛秩序和紀律，說話時則直爽激烈。西伯利亞人是強幹可靠的。他們在嚴肅的沉默中拿鐵鎚挖着堅硬如石的地面，在工作間牆壁上鑿着砲眼，掘築掩蔽壕、戰壕、

交通壕。

顧爾傑夫上校是一個身體瘦削，五十來歲的人，一九一四年德俄戰爭時，他從彼得堡技術專門學校第二年級退學去當志願兵。他那時充當砲手，和德國人在華沙附近，巴爾諸維契附近和波爾托里斯克附近打過仗。他生命中二十八年專一從事於軍事，打過仗，當過軍官學校的教練。他有兩個兒子都以中尉銜上前線去了。在遼遠的奧木斯克留下有妻室和一個在高級學校肄業的女兒。在這莊嚴而緊急的時日，上校回憶起兒子、女兒、妻室和他所教練出來的許多少年軍官，以及他全部勤奮儉樸的長期生活。是的，他所經常嚴肅地教訓自家兒子、學生和同事的那種軍事學、道德、義務底一切原則都應受到檢驗的時刻到了。上校帶着不安的精神望着他的兵士，西伯利亞人——奧木斯克人，諾伏西比爾斯克人，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人，巴爾拿烏爾人，望着他命運判定要與之一塊抵禦敵人攻襲的人們。

西伯利亞師受過良好訓練後，前進到偉大防線上了。這師在開上前線以前經過很嚴重的教練。顧爾傑夫上校很仔細、巧妙、嚴格教練過部下戰士。他知道，不管軍事訓練如何嚴重，不管夜間衝擊，用坦克來回衝壓伏在戰壕裏的戰士，長途行軍的演習如何嚴重，真正的戰爭總還要嚴重若干倍，艱苦若干倍。他是信任西伯利亞師團底力量和堅定性的。他在路上檢驗過他們，在全部長途行軍中只發生一樁非常的事件：有一個戰士在火車行動時掉下了一枝槍，他急忙跳下車，檢起槍，跑了三公里遠。跑到車站來趕上開往前線的列車。他在斯大林格勒的草原上檢驗過師團底堅定性，在那裏，沒有上過戰陣的人們，很鎮靜地打退了德軍三十輛坦克的突然攻擊。他在開往斯大林格勒的最後行軍

中，檢驗過西伯利亞人耐勞忍苦的精神，那時他們在兩晝夜內走了兩百公里。但他還是顯着不安的神色，望着那些站上了敵火主攻方向，主要防線的戰士們。

顧爾傑夫是相信部下的指揮官們的。參謀長達拉索夫上校，年少耐勞，可以在被爆炸得顛抖不停的掩蔽壕裏，夜以繼日地觀看地圖，計劃複雜的戰鬥。他的直爽而嚴酷的評斷，他的正視生活，尋求戰鬥真理——不管這個真理是如何的苦惱——的習慣都是建築在鐵般的堅信上。這個身材瘦大，面貌，兩手和說話都像農民的青年，具有一種不撓不屈的智力和精神。管理政治工作的副師長是一個具有堅強的意志，敏銳的思維，像禁慾主義者的謙謹態度的人；他能夠在那使最鎮靜、最快樂的人都忘掉了笑容的地方，還是鎮靜如恒，快樂歡笑。團長馬爾克洛夫，米哈列夫和查莫夫是師長以之自豪的，他的相信他們，如像相信自己一樣。師裏戰士們說到查莫夫底鎮靜勇敢，說到馬爾克洛夫不撓不屈的意志，說到全團共愛的米哈列夫像父親一樣關心部屬，賦性溫柔，『和鷓可親』，大膽無畏的優良品質時，都表示無限的愛戴和讚嘆。但顧爾傑夫還是帶着不安的神色望着部下的指揮官，因為他知道什麼叫做主攻方向，怎樣叫做堅守偉大的斯大林格勒防線。

『堅守得住麼？抵擋得住麼？』顧爾傑夫縈迴考慮着。這師部隊剛在斯大林格勒堅硬如石的地基上掘好戰壕，這師師部剛一遷進在伏爾加河石壁上鑿成的洞裏，剛一把電線安好，剛一接通連系指揮處和伏爾加河岸砲兵陣地的無線電，漆黑的夜間剛一破曉的時候，德國軍隊就引起砲火來了。『泰克——八七』式俯擊轟炸機在這師防地上一連轟炸了八點鐘，在八點鐘內一批一批的德軍飛機飛來飛去，沒有一分鐘的間斷；在八

點鐘內汽笛不斷的叫着，炸彈不斷的響着——轟聲動地，炸毀那些磚石房屋的斷垣廢基；在八點鐘內高空中豎着無數的烟柱，舞着無數的泥團，彈片嗚嗚叫個不停。誰聽見過飛機炸彈所震盪的空氣轟鳴，誰經受過德軍飛機十分鐘的猛烈空襲緊張狀況，那他就能瞭解無數俯擊轟炸機一連八點鐘的緊張轟炸是怎樣一回事。

在八點鐘內西伯利亞人用他們所有的武裝向德國飛機開火，當德國人看見這個火光熊熊，烟霧彌天的工廠地面上頑強地放着步槍，開着機關槍，打着攻坦克槍以及高射砲有節奏的射擊，想必他們會要充滿絕望的情緒。德國人開放起沉重的團迫擊砲和大砲來了。雷彈噓噓，砲彈轟轟，汽笛嗚嗚以及飛機炸彈般聲溶成一片轟鳴。這樣一直繼續到夜間。紅軍戰士們在憂鬱而嚴肅的沉默中，埋葬了自己的陣亡同志。這是第一天喬遷後的情形。德軍大砲和迫擊砲通宵沒有停息。

顧爾傑夫這天夜裏在指揮處遇見了兩個離別二十多年的朋友。在離別時大家都是年青，尚無妻室，現在相會時已是鬚髮斑白，縐紋滿面了。他們三人中兩個是當師長，另一個是當坦克旅旅長。他們互相擁抱，周圍的人們——他們的參謀長和副官以及作戰科的少校，——就看見這三位頭髮斑白的人都兩眼含淚。「真是命定，真是命定！」——他們說道。真的，在危急的時日，在火光熊熊的工廠房屋中，在新大林格勒的廢墟中遇到幼年朋友，真是一種如何凜然動人的事呵，他們既然重逢於履行崇高而嚴重的天責的時候，可見他們都是走着正確道路的。

德軍大砲的轟鳴聲通夜未停，太陽剛一出現照耀到德軍砲彈鑽透了的地面時，馬上又出現了四十架俯擊轟炸機，汽笛聲又嗚嗚不已，黑色的烟塵雲霧又籠罩了工廠地面，

工作間以及打壞了的車箱，甚至高聳着的工廠煙囪都沉沒在黑霧中。這天早上馬爾克洛夫團沒有停留在陣地上，它爲預防德國人的堅決打擊，就走出掩蔽地，隱藏所，戰壕，離開了水泥洞和石窟而舉行進攻了。該團各營通過鐵洋山，通過房屋瓦礫，走過用花園石建成的工廠管理處，走過鐵路軌道，走過城市近郊的花園。他們走着，在他們的頭上就懸着全體德國空軍所造成的地獄。鐵一般的風擊着人的臉孔，而他們還是繼續前進。這時敵軍一定充滿着一種迷信的害怕感覺：這些前來衝鋒的到底是不是人，他們是不是可以打死的呢？

是的，他們是活的人，是可以打死的。馬爾克洛夫團前進了一公里，佔領了新的陣地，鞏固了這些陣地。只有這裏的人們才知道，什麼叫做一公里。這是一千個米達，這是十萬個生的米達。夜間德國人派遣多過幾倍的優勢力量攻擊這團。一營一營的德國步兵向前闖來，一隊一隊的重坦克向前鋒來，機關槍照着這團陣地不斷地洒着鐵雨。爛醉的自動槍手好像瘋子一般頑強地向前撞來。關於馬爾克洛夫團可歌可泣的戰鬥故事，會有那些僵臥在陣地上的戰士們的屍體來敘述，會有那些在當夜、在次日以及次日夜間見過俄羅斯機關槍噠噠聲，俄羅斯手榴彈爆炸聲的朋友們來敘述的。關於這次的戰鬥的史詩是有被擊毀和燒毀的德軍坦克，以及那些一望無際，分排分連分營一列一列插在墳墓上，掛有德軍鋼盔的十字架來敘述的。是的，他們是可以打死的血肉之軀，並且他們當中很少人保全了生命，可是他們是盡了自己的天職！

到第三日，德軍飛機懸在這師頭上已經不是八點鐘，而是十二點鐘了。直到日落以後，它們還逗留在空中，「芬克」式飛機底汽笛嗚嗚聲在黑夜的高空中叫着不停，又好

像許多沉重的鐵鏈，在那裏急急纏繞着似的，把爆炸彈向那烟霧冲天，光焰赫赫的地上投擲不已。從早至晚德軍用大砲和迫擊砲不斷地轟擊這師陣地。在斯大林格勒區域中，德軍調集有一百餘砲兵團。有時他們舉行砲火襲擊，夜裏則開着有準則的砲火，使人心神不寧。各迫擊砲隊也隨之一同工作。每天常有幾次這樣的時光，快砲、迫擊砲忽然不響了，俯衝轟炸機的壓力忽然消失了。顯着非常的靜寂。那時觀察員就高聲喊道：『注意！』於是担任警戒的部隊就急忙拿起燒毒瓶，穿甲槍射手就打開了子彈匣，自動槍手就用手掌擦拭着他們的槍枝，手榴彈投擲手就把手榴彈箱移近跟前。這種短短一刻那間的靜寂並不是休息，而是德軍衝鋒的前奏。不一瞬就有數百齒輪底轟隆聲。地上響托的嗚嗚聲報告說，坦克開動了，於是中尉高聲喊道：

『同志們，注意！左邊有敵軍自動槍手侵襲了。』

有時德國人關近到三四十米遠的距離，西伯利亞師的戰士們就看見他們的敵陣面有襁褓的軍大衣，聽見他們用半道不通的俄國話喊着嚇人的語句。而當他們慌忙竄後，俯衝轟炸機和大砲、迫擊砲底火力又重新猛烈地轟擊着這師陣地。

我軍砲隊對於打退德軍攻擊是有莫大功勞的。一個砲兵團團長胡根寶洛夫帶同各砲兵營連成指揮官，常處在這師步兵營連的前線陣地上，而用無線電指揮砲兵陣地，於是佈置在伏爾加河左岸的幾十尊遠射砲便與步兵呼吸相應，同為其樂。砲隊作過許多傳揚一時的事。它用火簾鋼屏掩護了步兵陣地。它把穿甲槍射手所無從對付的德軍超等重坦克，摧毀得像紙紮的一樣。它像利刃般砍割那些緊貼在坦克鐵甲上的自動槍手。它轟毀了敵軍倉庫，把敵人迫擊砲隊炸得騰入天空。自開戰以來，步兵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

斯大林格勒這樣覺得砲隊的協助和偉大的強力。

在一個月的過程中，德國人對西比利亞師團舉行過一百一十七次攻擊。有一天特別厲害，德軍坦克和步兵在這一天中作過二十三次衝鋒。而這二十三次衝鋒都被打退了。在一個月的過程中，除了三天外，德軍飛機每天都在這師團地上空騷擾着，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之久。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僅僅一公里半至兩公里長的戰線上發生的。這種轟隆聲是可以震聾人類耳鼓的，這些火和鎗是可以燒毀和消滅整個國家的。德國人以為定可以擄毀西比利亞師團底精神力量。他們以為這是超過了人類心臟和神經抵抗力底限度。可是奇怪得很，人們竟沒有萎縮，沒有發狂，沒有喪失主宰其心志和神經的能力，反而成了更強有力，更鎮靜的了。沉默寡言，身強力壯的西伯利亞人成了更嚴肅，更靜默的了，臉頰瘦削起來了，視線沉鬱起來了。在這裏，在德軍主攻方向，就是在短促的休息時間，也聽不到歌聲琴聲，也聽不到談諧戲謔的話。在這裏，人們支持着超過人力所能的緊張。有時，人們當一連三四晝夜不睡覺。當這位鬚髮斑白的師長顧爾傑夫與紅軍兵士談話時，他感覺痛楚地聽到一個戰士低聲向他說着如下的話：

「師長同志，我們什麼都有：每日九百格爾姆麵包，有兩次用暖鍋送來的熟食，但是吃不下去。」

顧爾傑夫很鍾愛敬重自己的部下，並且他知道，當戰士們「吃不下」飯食時，那他們就是真正十分難過的了。但是，現在他安心了，他知道：宇宙間沒有這樣的力量能把西伯利亞師團移開一步。在戰鬥時期中，紅軍戰士和軍官獲得偉大而嚴酷的經驗。防衛是更加鞏固，更加完善起來了。在工廠各工作間前面，出現了縱橫錯綜的整個工事網。

：掩蔽壕，交通壕，射擊巢。防禦工程一直建築到各工作間面前很遠的地方。人們學會了敏捷而整齊地在地下動作，集中、散開、經過交通壕從工作間走到戰壕，或從戰壕走到工作間，只看敵人飛機在那一處實行轟炸，只看敵人舉行攻擊的坦克和步兵在何處出現。

人們內心中的鍛鍊，也隨着經驗的增長而增長起來了。這師變成了完善的和諧到極點的統一機體。這師人們自己是不能覺得他們處於砲火地獄，處於偉大的斯大林格勒防線前線的一個月中所發生的心理上的變動。他們覺得，他們從來就是如此，——他們間或在空閒的時刻在地下浴室洗澡，他們同樣得到用暖鍋盛着的熱食，而鬚髮叢叢的馬卡列維奇和卡爾那武合夫好像不安鄉村底郵差一樣，在砲火下把報紙和從遠方鄂木斯克、別明、托波爾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寄來的信件放在郵包裹送到火線上去，他們照舊回憶着他們木匠、鐵匠或耕田種地的事情。他們很滑稽地把德軍六筒迫擊砲叫做『笨傢伙』，把裝有汽笛的俯擊轟炸機叫做『鼓吹手』和『音樂家』。他們覺得，他們還是以前一樣，只有那些剛從對岸來的人們才帶着敬仰而驚訝的神色望着他們。只有旁觀者底眼光才能高高估計西伯利亞人這種鐵般的力量，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他們把落到他們身上的死守防線的艱苦責任執行到底的鎮靜意志。

英勇精神成了風尚，英勇精神成了這師和這師人們底作風，英勇精神成了每日日常生活習慣。英勇精神隨時隨地都表現出來。它不只表現於戰士們底功勳中，就是在那燒夷子彈火焰勃勃之下，剗削馬鈴薯的廚夫工作中也表現出英勇精神。担任救護隊員的托波爾斯克中學女學生葉各洛娃，卡爾甘諾娃，卡列達，卡斯傑林娜，諾維科娃以及她

們的許多女友在激烈戰鬥中替受傷戰士卸傷喂水，這無疑是偉大的英勇精神。如果用旁觀者底眼光來看，那末，這師人們每一日常動作都是英勇精神的表現。例如交通排排長哈密茨基，當十來架德國俯擊轟炸機叫聲震天，炸聲動地的時候，他却安然坐在掩蔽壕前的小崗上看『小說』；又如交通隊軍官巴達拉可夫整潔地擦乾眼鏡，把情報放入軍用皮包，就出發沿『死窪』走二十公里遠的路程，他帶着這樣一種平常鎮靜態度，彷彿是照例的星期日散步似的；又如自動槍手科羅索夫掩蔽壕裏被炸彈炸起的泥土和木板碎片掩埋到頸項時，他回轉頭來，望着副指揮官哈哈大笑；又如司令部底打字生，一個臉頰紅豔的西伯利亞少女科培洛娃，坐在掩蔽壕裏用打字機謄寫一道戰鬥命令，被轟起的泥土掩埋了，將她掘出後，她就移往第二個掩蔽壕裏去打字，又被掩埋了，又把她掘救出來後，她還是移到第三個掩蔽壕裏將命令打完，送到師長那裏簽字了。請看，屹立在敵人主攻方向上的就是這樣的人們。

十一月中旬末，德國人對工廠採取了堅決的衝擊。這種對衝鋒的準備，世界上還不曾有過的。飛機、重迫擊砲和大砲一連轟擊了八十點鐘。三日三夜簡直成了煙火轟鳴的地獄。隨後，條然一切都靜止了，於是德軍重坦克，中坦克，喝得爛醉的自動槍手和以團步兵舉行衝鋒了。德國人竟衝進了工廠，他們的坦克闖到了工作間牆壁前，他們插入了我軍防線，截斷了師部及團部指揮處與前線的聯絡。看起來，失掉了指揮的師團是不會有戰鬥能力的，陷在敵人直接打擊下的指揮處是會被消滅的。

可是，發生了奇異驚人的事情：每個戰壕，每個掩蔽壕，每個槍巢和築有工事的房屋廢址都變成了堡壘，有自己的指揮官，有自己的聯系。士官和普通戰士都變成了指揮

官，練達而聰明地打退了敵人底攻擊。而指揮官和司令部工作人員在這一嚴重危急的時候把指揮處變成了鞏固的堡壘，他們自己如像普通戰士一樣擊退着敵人的攻擊。查莫夫打退過十次衝鋒。一個棕色頭髮的彪形大漢，防衛查莫夫指揮處的坦克指揮官，當砲彈和子彈射完後，就躍立地上，揀石頭擲打那逼近跟前的自動槍手。團長自己開放迫擊砲。這師所共愛的團長米哈列夫被直接擲中指揮處的炸彈所炸斃。一打死了我們的父親——紅軍戰士們都這樣說。繼米哈列夫少校擔任團長的顧什那列夫，把指揮處移到工廠工作間地下用水泥築成的陰溝裏。顧什那列夫偕同其參謀長賈特麟科，和六個軍官在這道陰溝入口作了幾點鐘的戰鬥。他們只有幾箱手榴彈，他們就用這些手榴彈打退了德軍自動槍手屢次的攻擊。

這個空前未見的殘酷戰鬥延長幾晝夜之久毫無停息。這已經不是爭奪個別的房屋和工作間，而是爭奪樓梯底每一級，爭奪狹窄走廊中的每一角落，爭奪每個車床，爭奪各車床間的空地，爭奪瓦斯管。在這次戰鬥中，這師沒有一個人退却過。如果德國人佔領了某個地方的話，那就是說，在那裏沒有留下一個活的紅軍戰士了。大家都像那位棕髮大漢，坦克手那樣英勇撕殺着；可惜查莫夫始終未能把這位棕髮大漢底姓名打聽出來。大家都像工兵科西沈可那樣英勇撕殺着，他在拋擲手榴彈時用牙齒咬開安全釘，因有他的左手被打斷了。好像陣亡了的人們都把力量轉給了留得活命的戰士們似的。有時十個勇猛的戰士竟守住了一營人的陣地。工廠各工作間雙方爭奪，屢失屢得，每次被德國人佔領後，西伯利亞人又把它奪了回來。在這次戰鬥中，德國人將其攻擊力擊壞到了極度。這是他們在主攻方向攻擊氣焰的最高點。他們好像舉起了一件過度沉重的東西，把某

種發動他們衝擊力的內部彈條損壞了。德軍進攻的氣焰開始衰落了。西伯利亞人支持住了這種超人力的緊張。

不由的要想到，這種偉大的堅強性究竟是怎樣鍛鍊出來的呢？這裏起作用的，有民族特性，有對偉大責任心的覺悟，有西伯利亞人沉鬱勇德的強悍性，有軍事和政治的優良訓練，有嚴格的紀律。可是我想還指出一個在這篇可歌可泣的偉大史詩中起了不少作用的特點，這就是團結西伯利亞師全體人們的忠純的道德和堅實的友愛。這師全體指揮人員都具有斯巴達人式的艱苦謙遜的精神。這種精神在日常生活各種細小事情中都表現出來，也表現在拒絕有命令規定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整個時期中。每日發給的一百格蘭姆燒酒的事情中，也表現在合理的沉着務實的態度中。至於團結這師人們的友愛，我從人們談到陣亡同志時表現的悲痛神情中看見了它，我從米哈列夫團的戰士話語中聽見了它，當他們回答『你們生活怎樣？』的問題時說道：

『噢，生活怎樣，我們成了無父的孤兒了。』

我從鬚髮斑白顧爾傑夫上校和一個養好第二次傷痕後回隊的某營女護士卡爾甘諾娃會晤時的動人情景中看見了這個友愛。『我的親愛的女孩兒，你好！』——顧爾傑夫低聲說着，同時就連忙伸着手走上前去迎接這位身軀瘦削的截髮女郎。只有父親會晤自己親生女兒時才能顯出這樣的神情。這種互相友愛，互相信賴的精神創造着奇蹟。

……西伯利亞師沒有退出自己的防線，他們從未回頭反顧過，他們知道：他們的背後就是全國命運攸關的伏爾加河。

一九四三年十月。

# 勇敢的人們

A. 托爾斯泰  
趙洵譯

這事情會發生在西北戰場上。

他們躺在芬芳的草中，枝葉稠密的胡桃樹林裏。通訊站隱蔽得非常好；那因炎熱而蒼白的天空，顯得空落落的，酷暑是這樣厲害，覺得樹葉都乾裂得發出聲音來。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有一堆螞蟻，沙壁上尉及時地從面頰上拂去螞蟻。他咬着一根草根，一面不慌不忙地講着故事。

「德國士兵是被禁止思考的，在法西斯那裏，思考的過程是被認為有害的，」他說：「當他們還沒有被提醒之前，他們的腦袋是不善於迅速理會事情的，就在這樣的幾秒鐘的工夫裏，我們就贏了他們。而那回事情，可真艱險呵，事後想起來，脊樑骨都發涼……：當然，是因為我們的人們是勇敢的。你瞧瞧通訊員比特羅夫吧，從臉上看，怎麼也看不出是一個了不起的青年，他真是過分『眉清目秀』的男子，眼睛慢怡怡的，裏面好像有一層霧氣，他每天要給他們的姑娘寫一個明信片……：戰士們總是對他說：『比特羅夫，你是什麼？是人還是遊魂！你現在是在打仗呵，快振作起來吧……：』他回答說：『別麻煩我吧，一需要的時候，我就會振作的。』」

沙壁同志，你和二十五個紅軍在法西斯後方轉了好幾天，好好地沒受損失地出來了，你們到底是怎樣成功的呢？」一個膝頭上放着一塊紙板的人說。沙壁側過身來，說道：

「我們的司機員是非常善於思考的人物，我對他說：『師梅里珂夫。你爲什麼轉動這方向輪呢？你應該到大學去住數理系去……』」他說：『是這麼回事，我從小孩子起，就過上了司機員的生活……』你問我們是怎麼落在德國人那裏的嗎？有一次，我奉命令在P村集中通訊器材，而且要司令部保持連系，直到最後可能的時候。

「在那裏我們就被包圍了。傍晚的時候，有滿載着法西斯的兩輛卡車，一點沒有思索，就開進了布卡村，我們鎮靜地讓德國人通過了，然而我們從側翼用機槍向他們掃射起來，當他們爬下了汽車的時候，我們上起刺刀衝鋒了。德國人就不喜歡這個，一部受傷的人僥倖的逃掉，他們的一個軍官，跳到葦塘裏去，坐在水裏，叫人只能看到他鼻孔。我們獲得了他的裝重要文件的圖囊。

「我們把德國人的卡車開出來，載上我們所有的二十多名戰士，有我和比特羅夫，前面司機的就是師梅里珂夫。天空黑洞洞的，看不見星星，月亮還沒有出來。我們就沿着前線，在法西斯後面把車子開了起來。半天工夫，我們一個人也沒有遇見，西方還燃燒着一片紅霞，東方，是槍砲聲和沉重的爆炸聲。我們就憑着這晚霞和隆隆的砲聲判斷方向。」

「前面本來應該是一個熟悉的村子，我們把車子停下了。比特羅夫從車上跳了下去，說道：

「請允許我去偵察一下。」

「我就想：當一個人活躍起來的時候，常連姑娘也忘記了。」我說：「你去吧！」

他把手榴彈放在衣袋裏，他按照所需要的那樣迅速而勇敢地去了。四十分鐘之後，樹叢沙沙地響起來，他已經站在車子旁邊了。

「村裏有法西斯的汽車縱隊。」

「我想：這可不妙。但是路就是一條，左邊右邊都是泥沼地，返回去我們又沒有什麼可能。師梅里珂夫安慰地說：

「坐上去，伙計們，咱們開過去。」

「我們的鐮盔在黑暗裏可以和德國人的混過去，有區別的徽章又看不見，只有我們德國人的刺刀是四楞的，可能露馬脚，我命令了戰士們把它們放在膝蓋上。」

「不久我們就看見了三點藍色的火光——縱隊頭上的德國人的『停車信號』。師梅里珂夫開開了車上的電燈，我們就看見了一些滿裝着箱子的七噸的載重汽車，在那放熱器上有着白色的圓盤，上面畫着黑色的卍字。路旁，站着三四軍官，正向着我們這方面觀望，把那手電筒轉來轉去，師梅里珂夫把我們車上的電燈開得亮亮的，那些軍官們都睜起眼睛來，用手掌蔽着眼睛，我們就安安全全地從汽車縱隊旁邊開過了，我們把頭抵過一邊，爲的是不叫他們看見鋼盔上的紅星。我們加快了速度，穿過了那安適、親切，有着築在稠密的櫻桃林和蘋果樹叢中的幽靜的茅舍的小村莊，在這裏住住真是美呵！可是這村子已經空空如也，所有的老百姓都逃掉了。」

「那木板蓋的小教堂之旁，在一輛敞棚汽車上，坐着一個滿臉皺紋的，連喉結骨上都是皺紋的德國軍官，他正拿着一個手電筒，在照一張地圖。我差一點沒來得及抓住比特羅夫的手——他已經把頭從車箱上伸了出去，準備扔手榴彈了。」

「但是那個軍官到底懷疑起來。當我們已經開出這村子的時候，一輛二十匹馬力的腳踏車，拖帶着一輛小拖車，向我們追來了，那小車裏，坐着一個機槍手。這時候，比特羅夫就扔了一個手榴彈，扔得那麼準，使機槍手從小拖車裏拋出了一公尺半遠，好像他忙著來告訴我們什麼話似的；而那駕駛員和機器腳踏車一起，都頭朝下地跌到水溝裏去了。

「我們熄了燈，在黑暗裏飛跑起來。在前面，那黑漆漆的小叢林後面，地平線上映着霞光；那裏有一條小河和一架木橋。我們減緩了速度。我們一面聽着德國人的賊叫聲，一面把手榴彈和槍都準備好了，不作聲地坐着。兩個不很清楚哨兵的輪廓，已經漸漸接近了。他們之中，一個站住了，另外一個走到車子司機旁邊，把鼻子壓在玻璃窗上；往裏面看，——我們的目光和他相遇了……他突然對我們直搖頭，而且悄悄地用不很通順的俄國話說道：

「俄國人，那橋的別走，那裏的，法西斯大大地開槍……」

我們沿着河岸在草坪上驅車走了五公里，一路聽着青蛙叫。然後我們把車又開到路上，我們又看見了藍色的火光。聽見了鐵器的聲音，坦克過來了，那先頭的坦克距離我們只有三十步遠。

「臥倒，」我對戰士們說：「誰的尾巴也不許顯出來。」我們開到路邊上，不慌不忙地，尊敬地開着車子，看那些沉重的有着好樣眼睛似的，畫着卍字圈圍的黑坦克開過去，德國人認為；例如灰燼中的頭顱和骸骨，黑色的坦克，怪叫的炸彈，一定會給敵人以最可怕的恐怖，也許是他們這樣感覺的。這些生番們打仗的時候還要戴上那生着角露着牙的假面具，他們說，這也是爲了叫人恐怖的……

「坦克的後面，走着高射砲隊，貯油車，載重汽車。我一看，碰上倒楣事了。災禍在這裏算是逃不脫了。應該轉到另外一條路上去。可是怎麼轉過去呢？如果返回來，馬上就會引起敵人的懷疑。」

「在大路右邊，有一條白樺樹的林蔭小路。師梅里珂夫立刻就考慮到應該怎麼處理，他把車子開向了林蔭路，白色的樹幹在我們的眼睛裏閃了過去，我們就一直進了蘇維埃農莊的大門，向停車庫開去。」

「師梅里珂夫一面走，一面把油箱打開來，開始倒退着車子，做出要添油的樣子。幾個德國士兵跑出來把停車庫的大門打開了。多虧希特勒沒有教育他們思考和很快地理解問題。然後師梅里珂夫轉過身來，我們十二輛載重汽車跟在後面，都熄滅了燈，就開足了馬力又返回自己白樺林中的林蔭小路上。後面開始叫喊，打槍，可是我們已經開到那陸陸續續開過來汽車縱隊的大路上了。我們就好像完全有權利的，剛剛添足了汽油的車子一樣，趕過了坦克隊，就向高高的麥田中轉過去了。」

「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到了一個小樹林，這時候我們的汽油已經用光了。我們把汽車隱蔽起來，開始吃起乾糧來。比特羅夫的牙齒上正咬着麵包乾，他突然回過頭去，跳起來，向羊齒草叢撲過去——那裏有人大叫了一聲，接着他就抓住了一個十歲的孩子的手，把他拖了出來。這孩子頭髮剪得短短的，塌鼻子，生有一雙兇狠狠的眼睛。」

「喂，你幹什麼？你沒有看見嗎？我是自己人，快放手，」這孩子說，「我以為是法西斯呢……」

「你在這裏幹什麼？你這惡作劇的傢伙！」

「我是偵探員。咱和祖父歐克辛在一塊幹工作的……」

「結果是這樣一回事：這孩子，還有五個和他同樣的髒手髒腳的孩子，和八十歲的老祖父歐克辛，留在村裏了。壯丁，帶娃娃的女人和牲口都到林沼地裏去了，就從那兒打起游擊來。司令部，就在村上的祖父歐克辛這裏。六個孩子就整天在村邊上鑽來鑽去，他們甚至於接近德國人都不害怕——他們流着鼻涕，裝着討麵包乾的樣子，——他們把什麼都看在眼裏，弄得明明白白，晚上就到村上老祖父那裏去報告情況。夜裏游擊隊就向村子撲來，於是祖父就命令他們：某處紮着司令部，應該消滅它；某處運來了汽油，又開來了坦克小隊，必須把它炸掉。」

「這孩子是非常善於思索的；當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他把我們帶到森林的另一端，這小鬼，他在羊齒草中爬着，像個蝎虎子似的，我們跟在他後面，勉強強強才能趕上，在這裏——森林邊上，有一個汽油庫和五架驅逐機。」

「我們處理這樣的事情是不用費很大力氣的。當我們的神槍手的槍聲響起來的時候，那爲了怕睡着而在戰壕旁走來走去的放哨的德國人，就鼻子擦在地上，倒了下去，我們就從羊齒草中跳了出來，大喊「烏拉——」這樣的喊叫聲比怪叫的炸彈更厲害地影響德國人的神經。法西斯們從地下，從地下室裏爬出來，有的人馬上就把兩手舉了起來，有的人……患了鼠疫病似的，四面轉着，射擊着自動步槍。我們拉着一個駕駛員的皮帶，把他直接從驅逐機上拖了出來。我們沒有留下這件工作的任何證物。我們燒了汽油庫和飛機，就又回到樹林裏來。那個孩子對我們說：

「再見。我得跑去報告老祖父，不然他要爲這飛機場派一大批人來的……」

「我們在這裏度過了一整天。我們聽見了坦克怎樣地開了過去，機槍怎樣給這座森林抓癢，可是我們隱蔽得很好。我們決定夜裏沿着德維那河爬出來，找一找警戒薄弱的地方。德國人並沒有連接的陣地——他們進攻的時候，就不顧一切，塞進一個楔子來，如果你腦袋靈活一點，總是可以跳出去的。」

「夜裏，他們有戒備地走着，兩翼上配備了機槍。在遠處，D城燃燒着，整個城裏，火苗一直冒到雲朵下面。法西斯愛這種『電飾學』比去電影院更愛得多；在那大火中的城市的四周，他們從飛機上向逃難的人開着槍，把孩子、女人、老頭、又趕回火中去。」

「唉，不用說了……我們真是恨得要命，我們自己去尋找機會，想跟他們碰一下。我們使一輛乘着三個軍官的小汽車停了下來，在死之前，我們強迫他們把臉孔轉過去看那小城，爲的是叫他們對這樣的景緻，比對電影院少感興趣些。我們割了許多電線。擊毀了有着十二個油龍頭的汽油庫，我們打倒了看守人，然後把他拋掉，將全部汽油都燒毀了——但是這些並不能使我們高興，因爲火光太亮了。我們監視着那慢慢爬的三輛坦克，我們非常惋惜沒有帶一瓶汽油在身上。可是比特羅夫和兩個紅軍投彈手，從同志手裏收集了一大堆手榴彈，到底跑到前面去。隱藏在公路的兩側，他們一連串地把手榴彈扔了出去——每一個人都命中了他們所瞄準的坦克。於是最前面的那輛就前蹄抬起地站了起來，其餘兩輛被爆毀了的坦克，所能夠做的就是黑暗中燃燒而已。」

我們在田野裏，在小樹林裏這樣地走了一整夜，然後到達了一個村子，看樣子，德國人還沒有到過這裏。一所又一所，房子上的百葉窗都是關着的，院子裏，連一個麻雀都

沒有，突然，在一所小茅屋的草房頂上，一隻公鷄對那微微的黎明歌唱起來。我們看見在前廊上站着一個頭髮禿禿的老頭兒和一個乾瘦的老太婆，他們正等候着末日。

「老漢，」她說，「這像是咱們人……」

「接着他們就在我們身上畫了十字，吻我們每一個人。可是我們不需要和老太婆親吻，我們餓得實在厲害。老頭兒拿出來一個大圓麵包，開始切起來，一片片地分給我們，老太婆在每一片上塗上蜂蜜，一面勸說着：『吃吧，親人，吃吧，我們的保護者……』」

「白天留在村裏不大方便，老頭兒穿上了靴子，戴上羊皮帽子，穿過森林的泥沼地把我們帶到一個設着游擊隊醫院的村裏去。全村的人都向我們跑來，女人們把我們帶到茅屋裏去。不願意使這些良善的人們不高興，我們就唯命是聽；按着古老的風俗：一個又胖又瘦的過路人，應該給他洗衣服、吃飯、安慰他。女人們親自給他們脫了鞋，那些擦破了腳的人，把腳洗過，給他們包上乾淨的包腳布，以後就開始用爐灶上所有的一切，款待起來。」

「我一看比特羅夫，他還是那幅柔弱像，眼睛裏有一層雲霧和水氣。農民們拚命地勸我們留下，和他們一塊打游擊……我們也願意這樣……可是我們有職務……」

沙壁上尉以一個輕快的動作站了起來……他命令道：『有空襲』。在胡挑林中的草叢裏馬上開始了動作。在高高的上空，出現了五架法西斯的轟炸機。當通訊站向我們攔截報告過這個情報不到三分鐘的工夫，就聽見了我們的驅逐機的響聲。它們像那拉得緊繫的琴弦，威脅而有力地唱着，急速地向轟炸機隊飛了上去……於是法西斯的笨重的飛

機，閃着它們的翅膀，開始轉回身去，然而已經遲了……在那褪了顏色的天空裏，傳出一排排機槍射擊的咯咯聲。驅逐機追趕着，一架轟炸機搖擺了一下，頭向下地跌了下去，在它後面，拖出了一條黑烟……

（譯自『偉大的祖國戰爭』）

# 旗

卡達耶夫作  
趙洵譯

在小島的深處，可以看見幾處石板的房頂。在它們上面，昂然聳立着小教堂的窄窄的三角形，它帶着一個黑色的筆直的十字架，插進陰沉沉的天空裏。

那石頭的海岸，好像沒有人烟似的。在幾百哩周圍的海面，好像也是空落落的。但是並非如此。

有的時候，在遠遠的海面上，出現一個模糊的軍艦或者運輸艦的側影，就在這一分鐘，一塊花崗岩悄悄地、輕輕地推向一邊，露出了一個石洞，好像在夢中，神話中所說的似的。就在這上面的石洞裏，三尊遠距離的大砲敏捷地抬起頭來。它們把身子抬得高出海面，向前伸出來，然後就又停止了，這三個怪物的身軀一般長地轉過身來，監視着敵艦，好像是跟隨着磁石一樣……

在深深鑿進絕崖裏的暗砲台裏，住紮着為數不多的堡壘守備隊和它的家當。在緊挨着的下面，只有用一塊膠合板和最低層隔開來的地方，住着堡壘司令員和他的政委。

他們正坐在那安置在牆壁裏面的吊床上。一張小桌子把他們隔開。小桌上亮着一盞小電燈，燈光映照在通風器的圓盤上，好像是一個個跑過的閃電，乾爽的風，把一些情報

書吹得沙沙作響。一支小鉛筆就在那畫成四方格的地圖上滾着。這是航海地圖。剛才有人報告了司令員，說在第八號方塊裏，望見了敵人的驅逐艦一艘。司令員點了點頭。

一片耀目的金黃色的火光，從大砲裏飛了出去。三顆砲彈依次地震動了海水和岩石，空氣有力地打進了人們的耳朵。於是，帶着一種好像鏢球在大理石上滾動的響聲，砲彈一個跟着一個地，向遠處飛去。接着，水上的回聲，報告說：它們已經爆炸了。

司令員和政委彼此默然地望着。不用說話，一切都明明白白：這個島是四面八方都被包圍了。通訊連絡也被切斷，一些爲數不多的勇士們，保衛着這從海上和空中不斷遭受襲擊的，被包圍着的堡壘，已經一月有餘了；炸彈頻頻轟炸這面絕崖；魚雷艇，陸戰隊的戰艦，四下鑽出了鼻子；敵人打算以突擊佔領這個島嶼。但是花崗岩的石壁，不可動搖地屹立着！於是敵人退到遠遠的海上，他集聚力量，重整陣容，就又來進行突擊；他在尋找那薄弱的地方，但他找不着。

時間就這樣進行着。

彈藥和給養越來越少了。倉庫空起來。司令員和政委幾小時地研究着情報。他們綜合取捨這些情報，打算設法拖延這可怕的時間。但是結局已經迫近，現在它終於到來了。

「喂！最後政委說。」

「就是你這個「喂」指揮員說：『一切就是如此。』」

「那麼你就寫吧！」

司令員不慌不忙地翻開了一本航海日誌，看了看錶，就用端端正正的字體寫道：

十月二十日。今晨所有砲位都開了火。至十七點四十五分，射出了最後一顆砲彈，再也沒有砲彈了。給養尙夠一天應用。……」

他合上了日誌，這是一本厚厚的，用絲線裝訂的，上了火漆印章的簿記本。他把它放在手掌上拿了一會兒，好像在衡量它的重量似的，就把它放到格板上去了。

「事情就是如此啦，政委。」他沒有一點笑容的說：

有人敲了門。

「請進。」

值日員穿着一件發亮的，上面流着水的雨衣，走進室來。他把一個不大的臘製的小罐子放在桌子上。

「通信筒嗎？」

「是的。」

「誰放出來的？」

「德國驅逐艦。」

司令員推開了蓋子，把兩個手指伸到罐子裏，抽出一張捲成卷的紙頭。他把它讀了一遍，就皺起了眉頭。

在那張羊皮紙上，用綠色的化學墨水，以大而纖細的字跡寫着上面的字：

「蘇聯堡壘和砲台司令員先生：你們已經四面被圍，彈盡糧絕。爲了免除無益的流血，我向您建議投降。條件如下：堡壘全體守備隊，包括司令員及指揮員，應保存砲台和堡壘之完整及秩序，不許攜帶武器，到教堂廣場上歸降。按中歐時間整六點鐘時，應

44  
在教堂尖頂上懸掛白旗。按此條件，我允許保障你們生命安全。反之，就是死亡。請君  
來降。

德海軍陸戰隊司令少將馮·愛維爾沙爾甫。

司令員把這投降條件遞給了政委。政委看了一遍，對值日員說：

「好，你出去吧！」

值日員走了出去。

「他們想看見教堂上有旗子，」司令員思索地說。

「是的。」

「他們會看見它的，」司令員說，一面穿上了外衣。「教堂上掛起一面大旗。你怎麼想？政委，他們會看見嗎？必需叫他們一定看得見，必須把旗子搞得盡可能大些。我們來得及嗎？」

「我們還有時間。」政委一面找軍帽，一面說，「還有一整夜工夫。我們不會趕不上，來得及把它縫起來。請弟兄們去搗，旗子會很大的。我向你保證這件事。」

他們，司令員和政委，擁抱了一下，在唇上接了吻。他們有力地，按男人樣子地接了吻，感覺到嘴唇上被風吹的苦味的皮膚的粗野氣息。他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吻。他們很匆忙，因為他們知道做這樣事的時間，是再不會有了。

政委走進最底層的房間，從化粧桌上，拿起了列寧的半身像，從桌下面抽出一條香噴噴的緋紅色的餐巾。然後他站在凳子上，從牆上取下了寫着標語的一條紅色的綢子。一整夜工夫，堡壘守備隊，在縫着旗子，一面巨大的，底層房間的地板剛剛能擺下

邊面大旗子。它是用一塊塊的，各式各樣的水兵的箱子中所能找得到的合適的材料，用水兵的大針粗線所縫成的。

在拂曉之前，至少有六個床單大小的旗子，已經準備好了。

這時，海員們最後一次地刮了臉，穿上了乾淨襯衣，頸子上掛着自動步槍，衣袋裝滿了子彈，開始一個跟着一個地，順着小樓梯，走到上面來。

拂曉的時候，衛隊長敲了馮·愛維爾沙爾甫的艙室的門。他很興奮。好容易才壓住了喘氣，舉起手來敬了禮。

「教堂上有旗嗎？」馮·愛維爾沙爾甫簡短的問，一面玩弄着匕首的螺旋形的象牙柄兒。

「是。他們投降了。」

「好，」馮·愛維爾沙爾甫說：「你給我帶來了非常好的消息。很好。現在吹號，集合人們到上面來。」

一分鐘之後他兩腿分開地站在甲板上。天剛剛亮。這是一個深秋的、陰暗而寒風颯颯的黎明。馮·愛維爾沙爾甫在望遠鏡裏，看見了地平線上的花崗岩的小島，躺在灰色的，不美麗的海中。多楞多角的浪頭，以一種粗野而同一的樣子，重複着形成海岸石崖的形狀。這海就好像用花崗岩彫塑成似的。

在那漁村的側影的上面，昂然聳立着小教堂的窄窄的三角形，它帶着一個黑色筆直的十字架，插進了陰沉沉的天空裏。一面巨大的旗子在尖頂飄揚着。在清晨的昏暗中，

它的顏色完全是深的，幾乎是黑的。

『可憐的人們，』馮·愛維爾沙爾甫說：『他們爲了縫這樣一面大白旗，一定把自己所有的床單，都拿出來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投降就有着自己不方便的地方。』他下了命令。

陸戰隊浮艇和魚雷小艦隊向小島出發了。小島漸漸現露出來，逼近了。現在普通的眼睛都可以看見那些站在小教堂之旁的廣場上的一堆海員們。

就在這一瞬間，緋紅的太陽升起來了。它懸在天和水之間，上面的邊緣躲進一條長長的，烟氣沉沉的烏雲裏，下面的邊，接觸在鋸齒形的海面上。小島罩上了一層陰沉的顏色。小教堂上的旗子紅了起來，好像熟了的鐵一般。

『見鬼，倒挺漂亮，』馮·愛維爾沙爾甫說，『太陽跟布爾塞維克們開玩笑開得真妙。他把白旗染上了紅色。可是，我們馬上就又開始叫它變成蒼白了。』風追趕着巨浪。浪頭打擊着岩石。反抗着這些打擊，岩石像青銅器般地響了起來。一種細微的聲音在那充滿着烟塵般的水氣的空氣中顫動。浪頭又退到海裏去，露出了潮濕的磊石。它收集着力量，重整陣容，就又投入進攻中。它在尋找薄弱的地方，衝入了窄窄的，彎彎曲曲的水冲成的小溝裏，它們滲進深深的裂縫中。海水咆哮着，發出碎玻璃般的聲音，又嘲噓着。忽然，又以全力插在那看不見的障礙上，於是，就像一顆砲彈似的飛了回來，爆炸了，變成沸騰着的玫瑰色烟塵般的噴泉。

陸戰隊浮艇向岸駛去。德國人向堡壘跑來了，他們在沒到胸脯的，濺着泡沫的水裏，把自動步槍舉到頭頂上，在磊石上跳着，旋轉着，跌倒下去，又爬起來。他們爬上了

石岸，向砲台窗口跑來了。

馮。愛維爾沙爾甫站着，手指握住甲板上的欄杆。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過海岸。他非常興奮。他的臉孔癡癡地顫抖着。

『前進，孩子們，前進！』

突然，一種奇異的力量從地裏面的爆炸，震動了這個小島。從砲台的窗口，向上飛起了衣服，血肉模糊的人體的碎片，一塊岩石跳到另外一塊岩石上去，接着又裂碎開來。從島嶼的深處，內部，它們被拋了出來，又從地面上陷進被炸出來的深坑裏，那被炸毀了的大砲的機體就變成了一堆堆的廢鐵，躺在那裏。

地震般的波動傳遍了全島。

『他們把砲台炸毀了！』馮。愛維爾沙爾甫叫了起來。『他們破壞了投降的條件。死鬼們！』

這時候，太陽慢慢地走進烏雲裏去了。雲朵吞沒了它。那紅色的陽光，那剛剛黎明中的島嶼，那海都陰暗下來。一切，除了小教堂的旗子之外，四周的一切，都變成了單調的花崗岩的顏色。馮。愛維爾沙爾甫想他自己已發瘋了。那在小教堂上的旗子，違反着一切物理的定律，還繼續是紅色的。在這幅風景畫的灰色的背景上，它的顏色變得更加強烈，它刺人的眼睛，這時候，馮。愛維爾沙爾甫才明白了一切。旗子從來就不會是白色的。它從來就是鮮紅的。它不能是別的顏色。馮。愛維爾沙爾甫竟忘記了他在和誰作戰。這並非出於錯視，也不是太陽欺騙了馮。愛維爾沙爾甫。是它自己欺騙了自己。

馮·愛維爾沙爾甫下了新的命令。

轟炸機，戰鬥機，驅逐機組成的中隊飛到空中。魚雷艇，驅逐艦，登陸浮艇從四面八方方向小島衝過來，新的陸戰隊的散兵線沿着潮濕的海岸攀爬上來。傘兵降落在那魚村的屋頂上，像慈姑草一樣。轟炸聲把空氣撕成碎片。

就在這地獄之中，卅個蘇維埃的水兵，在小教堂的垣牆下面挖了戰壕之後，把自己的自動步槍和機關槍向着各個方向擺好——向東，向南，向西，向北。在這樣的恐怖的最後的一刻，他們誰都沒有想到『生』的事。因為關於『生』的問題，是已經被決定了。他們知道：他們是一定死的。但是，他們要盡可能多殺一個敵人，再死去。這就是他們的戰鬥任務。所以他們就把它完成到底。他們射擊得很精細而準確。沒有一粒子彈是浪費的。也沒有一顆手榴彈是無代價而扔出的。於是成百的德國人的屍體，在小教堂的大門口躺下了。

然而力量是懸殊得太厲害了。

那些身上撒滿了被子彈從教堂的牆壁上打下來的磚末和石灰粉的人們，他們的臉孔被烟燻的很黑，出着大汗，流着血，他們從帆布製的海軍服的衣襟上拉下棉花，把傷口塞起來。三十名蘇維埃的水兵一個隨着一個地倒了下去，可是他們仍然繼續地射擊着。一直到最後的一口氣。

一面巨大的紅旗在他們的上面飄揚着。它是用一塊塊的，各式各樣水兵的箱子中所能找到的合適的材料，用水兵的大針粗線所縫成的。它是由貴重的綢手帕，紅色的頸巾，紅色的毛織的披肩，玫瑰色的紗簾，大紅色的被面，運動衣，以至於短褲縫起來的。

這裏面還有『內戰史』第一卷的細棉布的書皮，連那縛在一塊櫻桃色的綢子上的列寧、斯大林的兩張大綉像——這是庫比雪夫的姑娘們的禮物——也縫在這冒着火苗般的『精細的活計』上。

在高空，那流動着的雲朵之間，它飄揚着，流動着，燃燒着，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雄巍的魔手，努力地高舉着它穿過戰鬥的烟雲前進，向着勝利前進。

# 瑪卡爾·列瓦

L·斯米良斯基作  
葛風譯

某一連隊裏，有一個叫做瑪卡爾·列瓦的炊事員。他是一位好廚師，戰前在好幾家京城的上等餐館裏幹過事。戰士們都喜歡列瓦：飯菜做得美，又能夠按時送到。只要戰鬥停止了，戰士們在山峽裏的什麼地方一休息：順眼一看，保準列瓦已經帶着炊事車在那裏了。

他把鍋蓋子一揭開，一股香味就沿着山峽冒了出來。人們異口同聲地說：

『好一個列瓦，好一個大師傅！』

經常在這時候，幫助炊事員給戰士們盛菜的一個助手，一面分菜，一面總是慇懃地說：

『法國湯』

這是什麼意思，搞不清楚。但是當戰士們走攏去添菜，放下菜盆子的時候，爲了讚美炊事員，總是說：

『法國湯。請給第二份……』

機槍手巴比，由於他底身體很壯，團部的醫生批准他吃兩個人的伙食。而每當他領第二份的時候，老是這樣說：

『謝謝你……我還要來的。』

也許可以這樣想，一個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法國湯』，他一定會生活得很逍遙自得。可是炊事員瑪卡爾·列瓦却不是這樣的。

不管在任何時候，總像有一件什麼事情使他煩惱着。憂愁支配着他。戰士們看見他好像他們底驕傲的作曲家一樣，長久地站在炊事車旁邊，憂鬱地望着遠方。

『啊嘿，瑪卡爾。伽夫里洛維奇，』機槍手巴比同情地說，『不要難過，你底肉湯，敢說那是一件大功勞。』同時，大約是領到第五份了，他還是同樣地添上一句：『謝謝你，我還要來的。』

瑪卡爾·列瓦總是愁眉不展。彷彿爲了一件什麼事情，他到政治指導員那裏去過，指導員又拒絕了他什麼。人們只聽到指導員這樣對列瓦說過：

『這不是你底職務！』

有一次，連隊隱蔽在一座小樹林裏，等候進攻的信號。忽然，不知道怎麼搞的，在連隊旁邊出現了一輛炊事車，戰士們又聽到了那助手底甜蜜的聲音：

『法國湯！』

顯然地，極其果敢的炊事員是奉命到後方去了。他又去向中尉請求什麼，又重新遭到了拒絕。

但是，最後他終於走起好運來了。

有一天，瑪卡爾·列瓦駕着炊事車，慢慢地沿着大路走着。一邊是小麥底海，另一邊是稠的大麥底海。列瓦獨自用鼻音哼着一種什麼風味的曲調：『不要問我吧，我底眼淚要流出來啦……』他有一種才能，——成天的哼着一支同樣的抒情歌。

他甚至有些醞釀了。被大麥底悉索的聲音和奇妙的燉豬肉底美味催眠着。肉湯裏面煮着月桂葉，珍貴的月桂底香氣使列瓦不能平靜下去。最後他熬不住了，往肺裏吸了一口氣，又沉重地呼了出來，接着……看見在前面不很遠的地方，有一輛黑色的德國載重汽車。駕駛艙里坐着三個軍官。他們也看見了炊事車。我們底炊事員勒住了馬，一下子就鎖進無邊的麥海底柔波裏去了。

德國人用自動步槍跟他射擊了一陣。但是列瓦滿不在乎地在麥地裏爬着。

德國軍官斷定，炊事員或者是逃跑了，或者是被打死了。他們小心地從汽車上爬下來，並且向炊事車走攏去。已經能夠看清楚：那不是一門高射砲，而是一輛連隊的炊事車。他們大胆地包圍住它。德國人剛剛一聞到肉湯底香味，就立刻被列瓦的天才俘虜了。經過了十分鐘，德國軍官就令汽車夫揭開了鍋蓋子，津津有味地垂涎地狂飲列瓦的肉湯。瑪卡爾·列瓦坐在小麥裏面，並且注視着法西斯匪徒們。看見了軍官們在喝他的肉湯，就高興起來了。也許在他們中間有真正的爵士，因為喝着他的肉湯，以致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記了。『法國湯』，列瓦驕傲地想着。當爵士們在品味他底作品的時候，哪一個廚師不想看一看呢！突然，出乎意外，他跑到大路上來，大叫了一聲：

『舉起手！』

軍官們驚恐起來了，菜盒子從手裏掉了下來。其中有一個，大概是司令官，害怕得噤住了。

『臥倒！』果敢的列瓦又向他們喊了一聲。自己站在遠處用炸彈威嚇着。

軍官們看到事情不妙，臥倒了，並且把手向上伸出來。列瓦從自己身上解下了褲帶

，就用它把法西斯匪徒們底手綁住綁起來。然後卸下轆轤，再把他們的腳綁緊，預防他們逃跑。

最後，列瓦拿出烟草來，點燃了烟斗，就愉快地瞧着德國人。他們也瞧着他，——是不是打算要槍斃他們呢。

恰巧，我們的一位將軍——師長從旁邊經過。他停了下來，就問：

「你在幹什麼，瑪卡爾。伽夫里洛維奇？」

「哦，中將同志，我在這兒同德國指揮官們開會啊……」

「爲什麼他們被綁了起來呢？」

「我把自己底肉湯給他們嚐一嚐……須要綁起來，爲了不至於把所有的都吃光……」

「好小伙子！」將軍說着，就吻了列瓦一下，「他們是一羣好吃鬼，給他們嚐一嚐吧。」

師長命令把軍官們放在載重汽車上，叫自己的車夫去開載重汽車；親自駕駛着自己的汽車走了。

瑪卡爾。列瓦重新坐到炊事車的前檔上，炊事車又重新震響起來，他又重新哼着自己已的抒情歌——

（譯自『爲了親愛的烏克蘭』）

108

108